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八

明 皇甫汈 撰

書牘

擬詣大司徒論止王氏書

王子維禎將領浙關之役其友皇甫汈請為止之乃論
於大司徒曰僕聞姬公吐哺以愛士興勞魯國忘年以
獎才流譽益卓躒不羣當蒙異常之顧人倫品藻必廣

器使之途矧中散間有不堪長卿或非所好豈可以小
授槩試俾在外無奇哉竊見本曹員外郎王廷幹性繕
淵穎質隣殆庶與越郡蔡汝楠並以弱齡漸翼鴻達雙
曜麗采馳聲藝苑雖終賈復作嚴路再生蔑以加焉使
相府推轂銓宰甄才優以文史之職廁諸華清之地必
能贊揚雍盛贊述休烈昭多士之以寧表東南之有美
既乃蛾眉見嫉於衆女鸚鵡貽戚於初筵誰之過與王
子承嘉出守閩州卧理移佐良牧赤城坐嘯固知通方

飾吏非知効一官者矣稍謝郡牒晉復郎署宜入掌書
記坐均邦賦曾未浹月遽聞遣以關譏之役委以推筭
之務意者謂其心計黠運皎節可亮將簡任而享成去
齊而燕重哉恐違不堪之情致無奇之慨傷器使之義
累品藻之明無以嗣哲姬公方容魯國耳今夫崑山之
玉明月之珠必為之飾翡翠之笥薰桂椒之櫝不適治
理之用而充左右之玩者無害其為寶也騷裊駛騁必
畜之中厩馴之路寢不使鶩駕於道邑騁足於千里者

無害其為駿也願公不俟瓜代亟還部檄推寶賂之愛
察駿馬之志以縻國士是僕舉燭於明公非為王子東
蘊也

與督學楊公宜論高氏書

僕聞之世有不能已之情而後有不得已之言是故仁
人之門不拒乎浚恒之求干命之請者將以廣先容之
路達幽隱之情耳僕自幼偕舍弟濂師事郡學生高賢
開導啓迪極其勤倍生我者父造我者高也欲報之德

未逢其適此僕日夕之私心也矧此鄉之人從遊其門者蔚然雲集並為時髦不徒如僕兄弟而已夫何數年以來身困於終窶業弛於殷憂聰明不逮華殖漸落謂非命何昨者扶疾就試頭眩心悸不知綴辭明鏡一照莫能掩其形穢果以劣等失廩要亦懲創而激勵之公之至教賢之大幸也夫復奚諉哉然而為賢悲者白首窮經積以數十年下帷之苦甫及充貢之期一旦見奪辟望秋之禾加以憔悴不燃之灰益用撲滅有稿死而

已向隅莫狀行道心惻在僕惡能已於情耶輒敢以其
幽隱迫切鳴於公側公其體虞廷在寬之旨法孔門與
進之意限以日月容其覆試以圖後新揚末光於頽暮
保故物於窮途實曲成之大賚再造之湛恩也且俾為
弟子者少有以報其師於萬一顧不為義舉哉豈特高
氏鐫感而僕之所以銘德者亦不淺矣

報黃守任君輒書

日月易流別來忽復經年緬懷良晤益用增勞遠承記

存且推及先人頌之奠饋辭物並腆感恧交集銘鐫盛
德何時可忘三覆惠諭知聶子量移于畿內郭丞反服
於東山季君被逐於讒言張友愆役於匠作回思張組
黃泥之坂泛舟赤壁之浦人有去留事成今昔佳會不
常豈虛語乎公念及此我心憮然所賴慈母在郡良吏
為邦才稱撥煩治尚行簡黃民嚮化流茲頌聲雖吳楚
相望江漢云遠亦喜聞而樂道者也來寵方隆惟時自
愛

與王稚欽書

緬昔神交終成良覲幸甚徂年若電別日為秋滔滔江漢我勞如何不肖承先人之痛抱痾苦寢投涕帷堂無因奉咫尺之書申綢繆之意執事諒之而已曩乞雄文為先人壽迺今已矣一念及此五內盡裂夫喜與戚異感而同情者也弔與慶殊方而合愛者也僕之私心欲煩改撰誄詞以竟前請以遂鄙旨雖非稱千金於終宴亦將銘九原而不朽也裁書愴怳不知所言

答侯孟學書

春間承芳訊足感記存無何乃聞有萋斐之戚語云皦
皦者易汙豈不信哉此在高明固不足為累而亦不必
深辯也安以俟之久將自定益無愆何恤詩人之雅談
先張後脫易理之明諭也敢露丹款公謂何如今子遠
來辱捐教惠感感窺野鶴而知不羣覩龍駒而識千里
極為故人忻慰也但匆匆西發不能延致彌日徒抱悵
耳炎暑方隆慎夏自愛不宣

與徐公子書

緬昔奉使南都得接杯酒之歡奉歌詠之教幸甚然雲
雨既散山川間之自是蘭心遂成萍跡謝公嘗謂風流
得意之事邇來都盡因思待月移席之句宛然在夢契
濶數年此樂豈可復得哉執事省同此情也居憂抱病
有懷莫致頃承玉體康勝為慰雕撰盈箱不惜貽示萬
萬秋晨蕭瑟西向無任馳戀

答司馬張公時徹書

頃王子百穀還辱損華絨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室不
啻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假叩獎誘過情非所
敢承緬昔枉芳訊於清源挹光塵於都下彈指三紀餘
矣公方周歷臺省而僕乃播遷州郡飛伏乖跡音驛罕
通然黜猷遠飭猶或相聞至篇翰流傳間亦快覩益公
玄悟夙超匠心獨契正修辭者之所私淑而談藝者之
所折衷也既而暫解本兵聊反初服娛情於山水殫志
於鉛槧著作日富造詣日工矣郎君過吳獲瞻玉樹恍

對瓊枝惠及數帙幸窺一斑茲蒙全示因得廣覽知文以班馬為準而吞吐六代成一家言詩以李杜為宗而綜括三唐亦成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兼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於鋪叙纍結而難於波瀾光焰詩不貴於旨綴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公如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波瀾渙而光焰長興寄深而才情贍斯旨焉無盡而味之有餘也諸家之評亦畧相似歐與楊顧欲探之六經及於濟世無乃宋人然以此

銓藝失之固矣是耶非耶公自得之僕免官還山杜門
却掃亦思畢其小乘附諸大方而橫遭兵子之變累世
所藏秘書攘取一空平生所撰稿本散逸殆半監司非
但不能理其寃又從而抵其釁抱憤棲病齒髮頓改學
植益荒良用悵懊近兒輩稍稍芟輯無足為高明獻也
夫吳越相距匪遥每思泛姚江探禹穴踰四明以訪茂
嶼諸勝倘山靈有知人願果遂懷嵇公而命駕御元禮
以登龍良晤有期書不宣備

與大司馬李公遂書

前歲橫遭兵子之侮奉書左右冀念疇昔因求振援自
後抱憤嬰疾一切以身外置之竟不能報殽雪會興言
痛惋追憶辱公物色朝堂之上晤言省署之間氣奪夏
給舍之門談傾張山人之座少年英發可復得乎當時
道術之交文藝之友豈特零落殆盡抑且化為異物者
過半矣恭惟簡命方隆垂聲藉甚出參機務入秉鈞軸
文武兼優功言並立誠二京所獨推乃百僚之罕匹者

也倘假餘光之燭庶慰未溺之灰無任馳悚

與董侍郎份書

緬昔公在詹署適貴鄉范憲長補官之便曾附尺牘以
展候私既又公在銓曹適令壻徐子入試之便曾賦鄙
言以代芳訊皆未蒙垂報則棄如遺跡敢復嗣音乎山
居數載杜門寡營專事述作猶不免於負俗之累長兄
奄逝季弟中徂終鮮之嗟予焉靡恃兵子構釁家遭破
碎慘毒何可言悉今之監司以此覃其威稜著其風裁

示嚇於飢鳶奮勇於死虎恐蒙叟所竊笑而卞生不為也世路榛蕪人情丘壑黜闇極矣謂天高地厚跼蹐莫容即林密山深棲止焉託憂標疹積齒孽髮凋每寄慨於清流申懷於諦觀者也公夙挺宏俊之才茂閱華要之品扈聖台衮婉美阿衡羣望所屬亦暫迴翔與時俛仰知闔闢異施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能庶幾也謹因信使聊布款誠外新刻請教此技無足資身徒生業障覽畢揮去之蕭序戒寒玉體加攝以俟召命幸甚

與耿督學書

緬惟憲節臨吳獲奉光儀良慰欽佇嗣蒙推廩以授之
粲頒厯以示之朔遂使炊晨飽德占歲知祥徒戢于衷
未遑裁謝以憲府禁嚴尺牘罔通耳追念承竄貴郡少
年不識忌諱負才使氣未免視上若發蒙操下如束濕
以今思昔更欲貫石沒羽難矣水火豈可復蹈哉此時
乃不及接君為恨倘聞仁義之說相忘道術之交仰藉
歲規猥加砥礪庶或立於無過之地而今晚矣君天粹

夙成人倫朗鑒學宗宣聖教闡諸儒校藝燕閒宏開別館片言足以折衷一動可以為法如僕衰年病體偃息長林莫叩門屏自甘茅塞寄之慨歎而已

與唐子書

頃奉書得報於白仲子所發緘申誦喜慨交集益鳳毛驥足乃知謝公不死荀令猶存也僕念昔與令先君舉則同年趨則同志以道術相砥以文藝相推是為儷金腹而投膠漆者也至榮遺北關而望繫東山晚因幕府

之薦卒就予旌之招使猿鶴興悲松蘿斂色由是規敵
塞上襄夷越中謂可收桑榆而垂竹帛矣何悟九原有
牛山之嗟一朝成翟門之歎詎忍言哉承惠使集二冊
前此曾一再覩矣正擬與足下商榷之然會晤無由宣
吐莫遂中心藏之又非筆札所能具達也夫條陳諸疏
雖充國之策西羌伏波之圖南徼曷以過之若夫倚鞍
草奏橫梁賦詩雖造次占屬亦極嘉麗間有一二如閒
情之病淵明池鴈之累子建即未芟棄奚足掩瑜其上

宰相及司空書竊有惑焉宰相書如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傳言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又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司空書云向會思質已道尊意矣昨承教示容更轉達也又云思質處亦以尊意寄示之矣夫人臣義無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自我專之雖君命有所不受何得以宰相之意致總督乎况總督者即令先君所勘失事人也其是與非當獨斷於心其功與罪可反覆於手宰相豈應有意示之而勘官又豈應

唯唯奉之夫宰相當國或有帷幄之籌密勿之議所言
公宜公言之若以天子之怒激發總督令其省愆改過
為總督良善矣如漏泄省中何殆非忠也至司空者彼
何人哉不過挾君父之戚恐嚇臣下欲其重賂以逞已
私耳設使思質幸而免於大辟天下將謂相府先有所
要乃曲庇之令先君所與知也既而思質不免於棄市
天下將謂相府不滿所求遂中傷之令先君所共釀也
是未死之前將受傳言之殃既死之後懼貽追論之釁

使王氏藉此以為口實起而理其先人之寃雖百口何
以為令先君白哉亟宜削之可也恃通家至誼敢布衷
悃惟足下裁之

與孫生書

頃聞意外之變良以為駭即使果實亦奚足累雖愛莫
能助然戚本相關未嘗不懸諸心耳貴邑乃山水勝地
今為爵服要區望塵附燭者必奔走之似非幽人所宜
置足也坐是先公之莫芻未將周君之墓草徒宿並付

之倚歎而已

答子浚兄書

弟沅頓首奉覆華陽兄前頃者猥蒙官謗再奪郎署歸來却掃獲奉友于幸甚幸甚然安仁雖甘心於宦拙而敬通終不能釋憤於見詆也省念累月疾病淹旬偃卧精廬忽投華帙伏枕展玩往跡可想幽悰具存愴然悲生霍然病已益詩之為教緣情託興其感人深遠乃至是哉吾兄以宏大之才充以博極之學故其為詩也兼

綜諸體之妙而不能稱之以一長盡臻名家之奧而不能擬之以一子此二陸辭藻獨秀於平原三謝聲華莫先於康樂者也美哉富哉允乎可以傳矣來命方嚴有疑不諱拘曲之見豈曰誠然如樂府雄深可刪者十罕其一古選雅贍歌行縱逸可刪者十罕其二五言近體之典麗絕句之清婉可刪者十罕其三差弱者其七言近體乎至強年以後則又進之矣考之於前知記室之早悟驗之於後覺少陵之益工者也再觀強前之集中

多讌會游賞之篇。又前之集半為贈別寄懷之什。日邁月征。歲其往矣。水流岳峙。跡其乖矣。吾輩池草之情。周郎隙駒之歎。掩卷三覆。涕下無從。嗟乎弟也。少輩玄思長耽。羣藝雖有。懷縣之詩。兩都之作。適越之吟。浮湘之詠。倥偬於訟牒。跋涉於山川。簡篇寂寥。辭旨蕪穢。矣才愧不逮。齒媿無聞。視吾伯氏。大有徑庭。不重感於斯耶。關西晚暮未足為恨。若夫聯璧之獎。非所敢承。侍御之責。亦烏能任之哉。僭為治點。聊備採旃。秉燭有良晤臨。

楮無多談重陽日某再拜

獄中與蔡子木

僕惟奉職無狀至關木索被榜箠受辱自貽伊戚夫復何言所恨負利明訓黜污清流執事者不為遐棄顧乃枉玉趾歎園扉綢繆永歎勤宣慰言雖尼父之矜治長郭令之憐孟博何以加諸敢不仰藉末光燭茲局影浸淫餘澤潤此涸鮮苟義氣相激淑問奚疑是固鍛翼者之隱憂變色者之過計也邇承執事祗役楚邦發揚郢

調爛若藻續藏之珍筭願眎副本俾三覆詩旨庶幾書
授夫撫缶而聆白雪豈異戴盆而覩青天者哉待罪法
曹輒裁簡謁曷勝惶慙

答王青州

僕自滇中詔報免官遐荒險阻朱明遞節觸炎蒙瘴委
頓還山杜門棲疴絕交當路日覽衛生之經談灌植之
務因念仕之進退猶晝夜寒暑勢有必至自恒情視之
便吐吐以為異事達人觀之若解懸釋負曾何芥於胃

中耶遠損教貺良感記存往事無勞具陳矣省諭亦未
為知僕之深何者老氏有云生我名者殺我身而足下
以修名見屬又云知我者希則我貴而足下以後世相
期豈僕之所敢受哉所示傳贊占綴甚古子長子政流
也誦之歎服新詩漫往鮑照句累江淹才謝今日之謂
矣覽竟直須棄去升沉覺隔已矣元美勉樹令猷以愛
景光

與錢侍御

頃入郡城竊聞亡友周以言仙蹟令人悵惋彌日繼之
悲恨固知周君平生遺脫塵累抗睨凡流奄忽委化終
成靈異良足紀矣因各賦詩願垂和章且云期以棲居
要之圓月幸就乂案代致悃誠儻惠然肯來延佇倏駕
冀奉冥晤髣髴儀容皆文成之力耳夫虞丘雖悶塊氣
則無不之也况神遊揮斥剝那九埏奚憚百里内乎

寄沈僉憲

兄以雄才雅望秉憲西陲輯綏遠人當有稽首削衽蒙

化者焉若夫蒼梧形勝巡遊展眺勾漏丹砂來鍊服食
斯亦足以發藻績而固金石矣豈必近地乃為快哉

與釋雲谷

一別幾逾十春遙緒葛藤何可解脫僕免官東還頗愜
微尚因憶法侶棲跡名山體中無恙頃得大林參承下
席朗詮遐躅復見今時獨傷鄙夫負愧明紹耳夫昔遺
民思肇音寄徒壘安石招遁晤言興感何當捐此塵累
相從泉壑仰挹津瀾庶不渝夙心也敬賦短詩書之素

扇無足溷懷袖間少垂慧照幸甚

答張氏

僕山中之棄吏也與足下交乏半面誼感同心忽枉千里之使馳八行之書示以名園嘉藻命僕亦賦因思季倫金谷之什必屬和於潘仁摩詰輞川之篇亦嗣響於裴迪古來盛事復見於今矧茲桂樹叢生足占雅致奚必蓬蒿蔓翳始稱幽棲哉雖未目擊其勝而已神遊其境矣隨題賦篇對使占覆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九

明 皇甫汈 撰

記

浩歌亭記

浩歌亭者曲梁令尹之所建也曲邑鄙凡官署咸俛焉
卑時制下禁淫祠迺遂毀淫祠徙其宮而庸之迺堂宇
廨舍靡不煥然崇也爰有美材相厥隙地迺就廳事之

右方構茲亭焉皇甫子曰余曩蓋除嵎令云引疾不拜
迺上疏乞改署遂調國子博士謝劇而履閒葆貞而甘
寂非時好也無何仍出補吏職恭承嘉惠戾止茲土昔
潘安仁詩云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余復何辭矣越
歲而亭成焉每退公閒坐以安體凝神慮善思過未始
不浩然適也因歌曰胡嵎則違胡曲則之天也奈何矧
伊人斯或彈琴命酌酒酣耳熱仰天長嘯又未始不浩
然歎也則又歌曰往胡尼之今胡使之來且奈何命也

侯之遂名曰浩歌亭乃有友人張崑崙氏者自太行訪
余曲梁相與坐諸亭而語之故曰嗟乎此殆江生所謂
赤縣之東南乎可以居子矣因書而扁之又相與和歌
而別也亭惟一椽四面皆交疏曲檻也亭之隅有泉引
而為池翼而為梁名曰武溪一曲志懷土也北地斥鹵
不宜他木惟秋英滿臺名曰媿陶幽徑叢棘踣而坊也
名曰棲鳳言即不能歸去聊以託吾棲也是為記亭成
於壬辰夏五文成于甲午中秋

明慎堂記

嘉靖十又七年小臣沆以水曹移署虞衡員外視道京畿間亡何乃以奉職無狀當路者數之天子詔下吏法司傳會其罪竟坐降級外補于是左遷黃州理官事具圖語中圖語者皇甫子建繫時所著也友人李驗封叔而藏之越明年春余始間道自吳至黃而余益員外置也以故郡齋無舍舍於兵厰云兵厰者清軍大夫廳事也往東南去府數十武而近然郡人業已指目為理刑

外府矣居頃之即訟牒填委迺書明慎顏其堂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之謂也或問易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信乎皇甫子曰不然旅之為卦合離與艮離之象火也火剛而用明艮之象止也山止而體慎是故君子則之不留云者明慎中事耳按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可無明慎乎楚俗譎詭而好訟動抵譟詞相報怨其所株染以百數經歲莫可竟案麻城為

最斬黃次之廣濟而下又次之第使聽者能以虛受以
衡決亡文致以讞鮮不得金矢者是故懸筭設距不如
谿谷之易避也繁脂密茶不如畫象之無犯也明以燭
奸慎以止辟獄曷留哉獄曷留哉然發擿任智非明也
在宥寡斷非慎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明慎
之謂乎余蓋羈竄之臣也故取諸旅云

仙都草堂記

侍御樊君既卜仙都之原從堪輿家言襄其母夫人乃

結廬於右以寧一所公而君得棲趾墓傍題曰仙都草
堂間馳尺牘請余為記其畧曰家君號一所主人性質
直慷慨好遊善飲多吟咏與世事疎濶少負才名累試
不遇就教山東陵縣後遷高密母氏與偕竟以疾卒於
官舍不肖自留臺來奔家君翻然棄歸謂曰汝母菴背
吾不望汝以旨甘獨養但能居我於仙都以終餘年足
矣賢哉翁之志行如此按仙都在栢之縉雲去邑二十
餘里道書所謂第二十九洞天軒后龍昇地也唐天寶

間有綵雲起李溪源覆繞獨峰之頂廣樂殷殷響震林
樾刺史苗奉倩上其事遂名仙都而縉雲義亦昉此山
有鼎湖中產異蓮瓣落東陽因建金華之邑表瑞驗云
湖之下為好溪其東為步虛山奇峰干霄即梁陶隱居
所稱高峰入雲清流見底者也其西為忘歸洞縣令李
陽冰吏隱於此愛而名之稍轉為仙人碓碓之上石峰
攢峙翁築層臺延瞰鼎湖名曰羣玉南可百步許為暘
谷洞宋朱晦翁遺蹟在焉下抱澄潭與小蓬萊赤壁趙

侯船諸景相聯絡花鳥冬春烟霏日夕展可樂而忘世也蓋福庭神窟往往異人居焉如劉阮羊許輩茹芝委化事匪盡幻矣夫世之慕鍾鼎者必耽廊廟薄珪組者必安丘陵性各有尚也昔仲公理歎曰若得背山遊覽平原此亦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而宗敬微亦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有若狂者忽不知老之將至探翁之志正合古人非惑鴻苑之書談玄北之術希冲舉而逃虛寂者萊母畢願於蒙上龐妻協好於

鹿門則夫人之靈亦安於茲山矣侍御君能承顯志而
慰幽光不為篤孝哉志又云少微星見乃置高山峻谷
考槃為業類多隱君子今一所翁謂非其人耶或有乘
時崛起奮庸熙載文成諸公並弘功烈幾之為會將在
侍御矣巢許韜德於箕山申甫誕神於嵩嶽不並可徵
哉翁在草堂詩曰高峰峙堂前相對成賓主每晨興獨
往吟曰登臺盼林麓倚洞臨清流又徘徊一徑仄繚繞
諸山巔倦移小艇而歸吟曰策杖撫朝景蕩舟曳夕光

客有訪者或不知止吟曰畏聞官長至喜與野老親又
探奇山谷中悠然吾老矣其冒次豈塵壒間能懸翳耶
若翁者不獨務外遊而內觀其深矣故其詩冲澹蕭散
與陶徵君田居諸作興寄畧相似別有編輯聊採牘中
所載記之以傳俾與茲山茲堂同不朽云

焚燬亭記

或出或處君子之道若得若喪達人之情夫一官未効
而三徑自賁者抗時之高蹈也東都甫免而南山流懟

者憤世之激衷也我友張仲則異於是方其與伯氏二千石早發歸科並登顯仕蜚聲赤縣彪暎蘭司當是時豈不欲閱致崇品垂功太常以展生平之蘊乎既而被讒謝秩人咸弗豫君曾不嬰念視其官若解懸釋負而脫屣者歸乃闢第治園疏泉灌樹據茭山之勝結亭其上名曰茭嶽錦峰攸接白雲延望近在几席而迴挹烟嵐不出戶庭而獨觀昭曠無登頓之勞而窮眺聽之賞此其胷次所得有超於塵壒之外者所謂道可重故物

為輕心既遠故地斯偏豈爵服之玩能移之哉按爾雅
藉緒如指空中可啖曰茭水物也而託根於山殆猶伐
檀置於河干瓠樽委於牖下駒有食苗之嗟鴻興漸木
之歎君宜在朝而擯之于野意益深矣又漢書溝洫志
竹葦絙茭為茭才焉往而不適哉園凡八景亭為最勝
括曰自得而君出處之節得喪之較有可見者昔敬通
蒙詆杜門却掃胡隘也山簡好遊習池倒載胡豪也余
不敢自附襄陽之豪而君不為馮生之隘請曰陟君園

臨君池坐亭中舉長筵而誦君之詩裴迪湛思願和輞
川之什王筠抵掌請鑒郊居之賦君為何如哉乃驩然
命余書之為記

范氏創建三公堂記

三公堂者祀太師徐國公夢齡唐國公贊時周國公墉
也周為文正公之考而唐為王考徐為皇考云按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逮殷周更立
而不變三公堂所由始也粵若我世宗嗣位之初尊師

重道稽古禮文首敕天下建啓聖祠于學宮上祀孔子
父叔梁紇大哉聖人之制作炳越千古矣夫為子者居
以王者之庭享以王者之祭為其父者曾不得妥以專
祠薦以一牢豈人情乎禮曰天尊而不親然人思事之
者以其有生物之功也况毓靈蒼際誕生玄聖與斯民
立命者乎范乘載三公者或仕為節度判官或檢校少
府或掌管書記皆著有勞績以曾孫之貴追膺封典文
正功德弘茂獨盛當時而宋室湛恩汪濊報亦隆矣范

氏忠烈廟在吳邑德鄉讓原笏林之陽墟墓在焉而三公祔諸寢室郡城義澤莊亦止及文正而三公故缺也迨侍御史洛陽溫公如璋持節按吳周爰展視仁率義起令於祠後創建三公之堂檄下郡丞茶陵龍君慶雲經理其事亡何以瓜代去繼為董公堯封亦洛陽人也至則亟覈祠工更議坊制矣邑司以時詘財殫頗艱厥任適鉅家徐姓者誤扞憲網恥受汙名請以金贖聽輸工所官第籍記之梓材既集匠作斯興驅運之勞不擾

於鄉呀呬之聲無驚於市地素窪整憾而平者肅坻數
級筵堂三楹峻而垣墉翼而廊序巍而綽楔飾以丹堊
圖以雲藻蛇蟠飛革煌煌奕奕工若浩繁再葺而畢兩
侍御之令迅於風霆丞一人之力神於不日矣三公者
肖像於中旁以將作監簿純佑許國忠宣公純仁恭獻
公資政學士純禮龍圖直學士純粹配焉濟美五世禋
祀一堂由是衣冠之賓度奔式路來躋其堂為父祖者
詒謀是思為子孫者繩武是媿過其門者雖或細流釋

負弛擔徘徊顧瞻咨嗟歎息乃去憂樂之遺忠貞之報
百世不斬若此范公可為而人顧不為哉此觀風者之
績也司黜氏曰余觀茲堂之成而有感於大道之公懿
德之好矣夫闡崇先賢佑啓後人激世範俗非御史不
能仰承德意恪供厥職非有司不能上或宣令下或怠
事有舉之而中廢者矣前人美意後人惡其不出於己
也將有其始而多不克終者矣堂之成亦幸而遇其人
雖文正公德之感人協恭同好而玄貺默啓其三公在

天之靈哉范氏乃更立主堂右以祀溫董及龍不忘報
德亦禮也為是舉者公六世孫太學以益偕其兄主奉
惟立請於當路移書太僕卿惟一祠部郎惟丕從外交
贊云

蘇衛重修記

天下之道二文與武而已故其設官亦相準焉易叙黃
帝傳述以前書載唐虞咨岳之後夏殷罔聞至周始備
歷漢唐宋或因或革尋置尋罷靡定制焉我明稽古文

武並用文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以至百執事各有司
存武則公侯伯以擬三公五府以擬六曹禁衛一十有
二留守四十有八視諸司馬外又建都司以衛藩省設
衛所以叅郡邑官寢衆而法寢密仰見高帝神謨睿算
超越前古成祖率由無改乎舊慮深遠矣至其居也必
崇構廣宇使之聽政而出治莅官以臨下瞻視尊而睥
東固焉蘇衛建自洪武初年在郡治之東茲域也襟江
帶河曠數巨浸控淮揚而連甌越一大都會也素稱壯

麗歲月既久風雨漸弊自宣德弘治嘉靖以來三經修葺並出苟完費莫底寧勞豈臻逸隆慶改元之三載視衛篆者為都指揮何君萬鍾幼讀父書長述祖德策試擢科文華翊武騎射劒術兼茲詩書禮樂在是曾未浹月百廢具舉乃以六事上陳僉同報可修署其一也每歎曰方今邊烽未熄於北倭夷未殄於南正志士立功之秋將軍耀武之日也建牙幕府樹羽旌門盾戟列侍于旁介冑奔走于下渙號申令擊斗傳符而頽垣圯砌

敝宇荒庭何以肅寮威衆居之而失其尊望之而生乎
玩矣遂諷吉經始撤故易新迺閱其門迺峻其墉迺築
其堂迺遠其宇迺闢其階庭凡除器有帑貯餉有庾享
爇有祠稽籍有室退食有齋踐更有廡棟楹撓腐飭材
維良瓦石殘缺陶埴孔固丹雘漫漶繪堊稍施由是望
之而畏心生入之而引躬俯升之而歛容恪此何侯之
績也世之當官者恒以營造為嫌樂因循而憚改作視
其居如傳舍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耳此宋藝祖示殿選

加選之條於遷代考課之後非無見也矧世祿之家桑梓之墟盟帶礪長子孫者乎侯乃捐俸以庀財不為妄取稍廩以鳩工不為徒役荒度於殷春落成於徂夏民不告勞工罔愆素亦神矣時聖天子嗣位更化飭治吳郡堂亦被災創建同時興事除舊布新文昭武憲會逢其適吳人以為美談不有歌周雅而賡魯頌者乎他日君侯秉鉞閩徼立功疆圉膺千城而奠社稷亦若此矣是役也請于上為督撫大中丞莆田林公巡按侍御鄧

陽溫公飭兵憲使南皮湯公若同官協贊委吏董成例
得備書如左云

清舉樓記

侍御劉君相厥考園是為睦華建樓其中名曰清舉於
以處高明攬昭曠魏生賦之謂美堂構而永孝思者也
其居也迺在郡城之西閭闔之南斯地也東引於越北
達長淮方舟結駟駢至輻湊開市廛於昧旦橫闌闔而
流溢聯袂塵昏揮汗淖積乘時射利之夫絃服遊閒之

子競其區宇矜其燕居吹竹彈絲調珍饌玉目恒奪於
紛華耳習聞乎諠咽者也侍御幽襟獨秉冲標履邁心
竊隘之歎曰匪先人之廬是懷吾其鯢徙而鵬運矣緬
莊叟以養恬晞揚子之耽寂若遺世絕俗者焉其於人
也每立選而難合故其從宦也亦屢拙而不工至其為
文也思若凌雲氣若吐霓通玄潛虛而變態不窮其為
詩則穿天心出月脇興寄宏深而不可為象皆寓之樓
矣其為樓也三江匯其左羣山控其右前臨茂苑後枕

海虞飛陞百尋交疏四啓仰眺則危峰送青俯瞰則平
疇環綠遐屬則天籟忽鳴近聽則松濤遞響棟舍朝旭
簷收夕霏朗月初升暢庾亭之悰清風徐來發劉琨之
嘯亦可以樂而自適矣余聞仙人好樓居故秦侈阿房
漢崇峽闕子其一舉而眇九州再舉而細萬物乎將挹
浮丘拍洪崖憑烟御風出入乎莽蒼而莫知其所止乎
殆與天為徒與造物遊視規規然馳志於江湖廊廟者
彼猶有桎梏而此之謂懸解也矧又射利遊閒齷齪者

乎望之益瞠乎其後而囿斯下矣侍御君聞斯言也迺
揖司勳氏登樓命酌超然榮觀驩然相得因授之簡請
書為記

文起堂記

雲槎張季翁者嘗治其居於城之東衢焉層基累構必
宏以軒綴棟雕甍必壯以麗迺高其門迺峻其墉迺敞
其堂迺邃其宇迺翫以樓閣第宅之華輪奐之美甲於
城中鮮有能埒者夫季翁修業以息特布衣之俠而隱

淪之流也今欲其門可容蓋駟列幡戟堂可聯簪裾沓履綦此其志不在近小者矣落成僅十年而其子果發科並起惜乎翁奄逝不及見而志則酬矣仲子幼于爰處其中請名其堂以昭令美司勲氏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古之人一舉步不忘其親矧於身之攸躋乎季翁雅善訓子察知三子必榮以顯克稱其居令後世莫可加然特以富貴望其後耳不知事有得喪勢有盛衰若其室瞰高明孰與地甘湫隘此雍周廣喻於田嘗

劉生致慨於王謝者也今仲子修文以起堂之中奉母
以寧季翁博古多畜前代奇器玩好悉陳於几示能守
焉然黼黻間施雜以縹緗壺觴遞御耦以鉛槧日引拔
藻之賓問字之客研討九派譏評六藝闡稷下之談發
郢中之調即使金谷榛蕪銅樂狼籍而文可永垂堂亦
不朽矣由是仲子告于母夫人僉曰聞昔賢母惟欲子
以善養或期子以令名汝以文起含章吐續抱壁握珠
可擬孟陽兄弟吾亦無媿范尹二母奚患不富貴乎汝

其無忘先人之廬敬佩司勳氏之言仲子載拜唯唯遂書以榜諸堂而屬余述為記

董氏西齋藏書記

西齋者董氏藏書所也世居上海之沙岡自御史公起家繼大理公咸嗜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千餘卷生子宜陽幼聰慧不凡兩世居家號清白乏贏金繼錢之遺每指西齋謂曰業在是矣二公既卒董子非獨能守其業又能盡讀其書搜奇括秘所藏倍其先人屏氛謝垢日

操鉛槧簡帙溢於几案晏如也蓋已涉其流探其源採
掇其華而咀茹其膏矣嘉靖癸甲之歲寇起海上廬毀
於烈焰書亡於餘燼董子不避鋒刃夜半身犯賊中取
其先世恩誥遺像及書數篋馳出賊壯而釋之亂定稍
稍理其殘缺每從友人處借而手錄之乃刊定舛誤然
較昔十僅得其二三耳并新其齋屬余為記司勳氏曰
天下之物或聚或散有數存焉矧書籍為天地之精英
乎秦焚晉墜往往遭阨國且不能保而況於家乎張華

縹乘武庫奚存李泌牙籤鄴架安在遂使公擇託諸廬
獄穎士寄之箕山不獨禹穴汲冢間也余家自玄晏所
畜晉武所假奚啻萬卷余考中憲公暨余兄弟復廣之
一旦為謝兵攘掠殆盡年齒向暮心力並減不復能購
輯如董子祇自懊歎而已夫御史者古之柱下主藏書
者也而董益世其官矣傳稱仲舒下帷覃思三年不窺
家園而董益世其業矣由是子子孫孫勿替保之又
能自得之誠以口肆貯為腹笥是董子所深望也使致喻

玩物取譏兼兩如斲輪之說書不幾於廢哉中憲公與大理同登進士有通家之誼言非敢諛也因書為記宜陽字子元別號紫岡為太學生云

新建憲濟橋記

憲濟橋者采民謠以彰憲績者也橋距婁關二十餘里鄉曰吳宮村曰蕭涇戴墟渚其南陽城匯其北二水交瀉岬易崩圯又走一州三邑孔道也往來相踵咸不便之先是架木為梁名曰縮裏謂稍却以避湍激也夫河

廣約欽臨深履峻負擔而涉心悸於阨危牽輓以趨足
迫於旋引餘皇一經輒隕數命至風雪沉尸昏黑遇害
者又莫可勝記也典是疆者非其痛切肌膚而乃慢視
肥瘠民且誰何哉嘉靖四十載歲在作噩長樂陳公以
殿中侍御史簡命南巡吳當兵燹之餘未獲安堵加以
淫潦作沴大浸流災公懷恫恤抗疏蠲賦下令緩征既
又清傳以節支銷兵以裁餉省刑止訟去羨滌苛專務
與民休息又為之設庠以療飢施藥以起瘵民賴全活

者以萬數又為之穿渠以渥溉積貯以裕賑凡興利而除害者罔不周焉芳厯兩更瓜期再借俗有偃草之風海無傳箭之警霽威於秋霜煦愛於冬日由是甘露降於虞山嘉禾產於惠畝瑞雪鑒裡而集靈雨應禱而濡士民思頌功德者十室而九矣歲在闡茂公適東巡攬轡於玉峰之塗擊楫於金沙之渚召父老以爰咨望陽侯而興慨歷觀茲難具聞斯患憮然曰民命顧不足重而乃金是惜乎奈何以易朽之木濟難捍之水屢廢屢

更卒無寧歲屢廢則行者病屢更則作者勞使拘於時
詘不可以羸民疲不當以苦豈永圖長治之經哉遂檄
長洲縣倅屠大亨往相度之俾驅石代木敷土夷岸墮
沙障瀾畚築於二湖之衝寘礎於百川之沸廣可一丈
四尺修凡二十丈有畸筭貲不踰五百計力僅閱三時
天根見而經始鶉尾會而落成圓冠初升長虹迴跨鏡
光練素延眺於澄流錦纜牙檣騰歡於清泛民歌曰爾
厲爾揭險莫可避沉尸塞流視之如棄微我陳公孰援

以濟又歌曰昔母渡河葬於汨羅今也從橋由衽席過
陳公來晚濟我實多因題曰憲濟橋肇錫嘉名用彰偉
績從民願也夫橋梁者王政所有事而民牧之職司也
國僑聽鄭以取譏單襄使楚而致刺自古紀之矣公原
謹於下繩銳意於己任非為民能然哉吳自倭夷犯境
小民往往鑿石斬木毀其橋梁以避一時之亂今道路
多有不通而水患間有不可禦者使感於公而以次修
舉之孰非公濟之哉公還朝堂秉柱石之資膺舟楫之

寄其於濟天下也亦若是矣邑令馬君會入亭建碑徵
文于余余弗克違嘉其仰體公心恪勤官守者也因思
宋生兆祥於渡蟻孔氏介福於完龜愛物且然况民命
乎天之報公以慰我民諒匪遠矣元凱受富平之賞季
札美盛德之遺宜鏤鴻休以耀綿祀聊采民謠銓綴為
記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

明 皇甫汈 撰

雜著

毀舟對

東教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興焉
吳郡巨麗實為水區弘舸連舳巨艦接艦蓋自昔紀之
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飭之蕩志也嬉遊之

妨業也叢飲之釁鬪也治容之誨淫也議將毀舟示以
甲令裁以常模是為反本以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吳
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
非棄車止擊之神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休樹息陰之
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
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
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
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

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
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
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
島峙不僭於瓊構之罩飛也錦颿霞舉不夸於雕牆之
衣繡也軒幌之照水不多於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
費不浮於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輟賞不曠於窮年之
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於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簫
鼓不聞於閭巷之弦管也何舍彼而亟此益事有緩急

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災狐鼠當道而鷙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囂訟繁興而櫓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侈靡鼎貴比肩操贏繼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強而同蟬蛸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袷服不覩于長洲之苑雜賄奇貨不鬻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閭闔之塗而上錯之賦可

不登於天府之國庑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
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為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繡
罽藉以簟第鏤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幃革和以鳴鸞
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
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
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顧戒其樂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
起而呻吟曷故焉昔李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
墻痺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

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塗無愆期
之役晏嬰棄車而民罷擊輟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
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矣哲侯良吏勅躬閉心
端軌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改
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為哉

吳漁父

屈子撰漁父篇余擬之加吳以別於楚也

歲旃蒙赤奮若幸月日長至甫子不擇邈于松陵泛于鶯湖

漁父見而問曰子非司鮒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少負英
氣眇視一世業振古風獨步江東何壯也今乃憂心辟
標形容枯槁何憊也甫子曰昔嘗抗疏以忤郭武侯舉
朝為之動色而今挫於一兵子又嘗持議以詆張太宰
三署為之斂容而今窘於一勑吏謂非命與吾其已矣
漁父曰益聞釁由人構奚天之咎禍自己求伊誰之尤
且子生資萊之鄉而佩薰紉芳趨眩礚之塗而懷瑾握
瑜適椎朴之市而拔藻摘績履突梯之徑而誇節砥行

叩吹竽之國而鳴絃挾瑟是自犯不韙也今時所重者
勢與財耳使子位高何網之遭仕不善宦喪其氣焰使
子金多何法之加產不及中神罔為通是自失其所恃
也夫犯五不韙失三可恃子之不隕於仇讐之手者亦
幸矣語畢相與觀於湖上漁父倚舷而笑鼓枻而歌曰
流有清兮亦有濁賢如屈兮葬於魚腹邈有順兮亦有
逆忠如胥兮盛以鴟革水有源兮亦有委智如蠡兮從
余遠逝遂去不知所止

鷦息解

建業域中有玄寂公子棲趾長干皈心淨土得北山僧
舍之一楹大僅踰斗高不過舫惟慧塔影軒梵鐘響座
而已因題曰鷦息蓋寓言於蒙莊也乃左圖右史彈琴
其中逍遙乎不知榮觀燕處之為帡幪也爾時寥廓大
夫過而哂之曰陋哉子之居乎是安足息子哉且子誦
法周孔晞績臯夔不為鯢鵬之遊鴻鵠之舉而乃託志
於鷦鷯謝笑於鸚鵡雀僕竊惑焉公子曰吾知息吾躬焉

而已容膝之外非吾所覲也南榮戒多老氏取足又曷
故哉且吾以昭曠視之不知一枝之為小也吾以蟻塵
觀之不知六合之為大也雖有鄧林瑤圃一旦飢蒿擾
其上亡猿警其下將恐千仞失據三匝無依豈復有息
所哉大夫於是愕然自失曰公子幾於道乎吾方坐此
困也乃拜手讚歎而說偈言占占雖小知黠慧美微禽
一枝安足戀屬厭乃其心庇苟非所據胡貴茂與深乘
時假全樹矯翼飛上林弛張種種故龍德良可欽公子

聞之乃大歡喜曰吾於用天下也亦復如此

公子盛生時秦也大

夫者
訪也

司寇獄書壁

有兔爰爰犯虎之穴虎怒欲噬之驅之豺窟兔懼甚曰
嗟嗟豺虎類也安得不毒我我知其食吾之肉而寢吾
之皮無疑矣豺問故知兔寃於虎也釋之平原兔喜曰
茲平原乃吾門庭矣遇鷹及犬鷹嘴圓犬善顧或擊之
或搏之百計困兔兔幾不免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其類

而異其心天下之事有幸脫於彼而不可料於此者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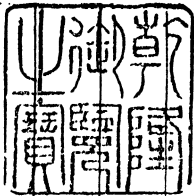
哉慎哉

虎武定也對倪翟二撫君也圓
顧二比部郎也悉隱其名云

喻歛文

有盲於詩者妄意刪之皇甫司勳五嶽黃山人並遺圖
倩梓於歛客奮起不視而唾欲毀其板余為止之夫彼
既盲於詩則其所取未必是而所去者未必非也使詩
不悅於凡耳受嗤於拙目余方以為幸而子乃以為憾
耶夫毛嫱西子國色也天下有目者所同美然鳥見之

高飛獸見之蹶蹶禽獸豈可論於聲音之道哉竊惟夫
今之言者謂吳之詩不及關洛齊魯然吳之黃口白丁
僅諳三體未窺六義載輿出疆憑軾而遊於名都學士
大夫多延致之與之談必虛左與之唱酬每出其下咸
謂少陵不死謫仙復生也顧不可笑乎夫騎卒逞謀而
謂良平為非智材官奏捷而謂衛霍為不神然與否與
是猶鄙堯誚舜而陋禹也於妄人又奚難焉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膳錄監生_臣祝雲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一

明 皇甫汈 撰

傳

張季翁傳

張仲子者年少而有才人多樂與之游余亦締交焉仲子遇余良謹一日造余謁而請曰家君被褐隱市然而有古俠行年且六十矣懼其湮沒無聞也願先生賜之

一言以圖不朽此與酌大斗稱千金為壽者孰久暫哉
余曰敬諾乃作張季翁傳季翁名冲字應和中都鳳陽
人也勝國時有仕平江路者避偽周之亂徙家金陵留
季子賜贅長洲徐一貴家遂為長洲編民自賜始也是
為高王父生子彥達彥達生杲杲生準季翁父也並善
治產積而母氏李孺人又能持陰教相之富埒吳中季
翁綺歲即慷慨負氣不為崖檢從師學求知大義不習
文辭事父母處兄弟以孝友聞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

皆質焉所議務協於義曰禮求其平易可行令通乎人情耳奚必拘學泥古哉甫壯嘗歎曰丈夫處世不能冠纓結綬乘軒擁麾以快其志當遊俠四方安能僵卧牖下事一室乎乃齎橐中裝去之京師與長安少年為鬪鷄走馬蹴鞠樗蒲博塞之戲間與高陽之徒酣飲壚肆擁姬促坐哀箏順耳食揮萬錢即貴人過之睥睨不為動色也都人士咸嚮慕之莫不延頸願交焉後語人曰偉哉皇帝之居乎賤臣何幸仰覩宮闕之麗基扃之固

衣冠玉帛之會奇貨雜賄輜輶輻湊之殷與官儀之美
乎蔑以加已請止矣遂歸省庭聞叩首泣謝棄養之罪
親亦撫而為之歡勞焉及視家人產力勤自約與童僕
同甘苦至營堂室必華敞所蓄器物玩好必精巧雖鉅
室未嘗有也其衣裳戍削之製輒為增損俗尚褒衣高
幘曲衿侈袂故為狹小以矯之所簪恰帽服襜袷佩鞶
囊人皆效之終莫能及也對密親良友誼談諧浪一坐
盡傾而卒歸於正類託諷焉客有匱乏好為贍給或窘

迫來歸能為之拯護族人忿爭決訟不取邑令之命而信季翁之言雖里中無賴亦善遇之而勸之改悟由是人益多其義烈貴人長者轍跡日盈戶外而季翁益為醇謹毋敢驕詡所生三子長曰鳳翼仲曰獻翼季曰燕翼並聰穎能應對有所占屬如宿構焉廣延明師誨之三子彬彬文雅矣貴人長者忘年與之交先為季翁起居乃日設賓客可供十人饌旨腴充於圓方焉長子仲子俱為太學生分游兩都季子選為郡學弟子員將鼎

立以盡友海內藝苑之士矣中歲婚嫁稍畢因好山水之遊年躋六十輕捷如少壯時往來虎丘石湖之間或操小舟載酒肴以行或與二三交知徒步徑造令童子攜壺榼以隨誠其子曰汝曹不得與吾此流飄飄然有乘槎上漢意因號雲槎叟示無繫礙云此其細行也若夫倒篋而慕孟公之風折券而弘馮生之量推產以敦愛讓刳肉而致孝感庶幾篤行君子之槩焉三致千金而再散之此與齷齪守財者安可同日道耶司勳氏曰

太史公謂戰國四豪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矣然其勢易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矧聖朝法禁之嚴不得捍網踰軌惟信義節烈足以回風而激俗使人率履向化季翁近之矣夫生也有涯而名垂無疆古稱三張今濟其昌遲今顯揚善者之獲報彰彰哉

王隱君傳

丙辰之歲余解官自南中還聞周子以言捐館于虞山之陽未嘗不悲且歎曰吾蘇自是無醫矣即被病緩急誰可寄哉居一年所季氏子乘病迎王君診脉之余從旁察其語病狀及所得如響竟不起如其言猶謂偶中未甚奇也又二年所孟氏華陽公病復往迎君診脉之如語乘狀亦竟不起余始憮然曰周子不可復作乃今幸得王君哉君名來賓字國光別號玉田吳邑鴈宕村人也高王父暨厥考並善堪輿家至君獨小之乃從師

學儒覃究經義丁辰坎壈被褐為衣含菽為食棲趾環堵中惟憂用疹因患耳竟瞶乃歎曰小子志欲以儒業顯今為廢人天乎命矣夫即不能自治設以治人有所效於世其醫乎遂好古方書隱於濱川之上訓童子自給廣購素問本草脉經難訣五色奇咳鴻寶諸書晝則手抄夜則口誦每至忘寢同舍人不堪其苦而君獨安之時越人吳生世魁日與之遊心竊異之常謹遇生而生亦知王君可教也間與語曰我有簡要診脈運氣禁

方欲傳於子子幸毋泄君乃敬諾生果出諸囊中君受而覽之因頓悟史所載長桑君事信非誣矣由是醫術益精診脉人悉知病狀藥一再飲即愈病者歲中多所全濟事具醫案中故不載里中長老貴人益為曹丘而君名浸淫上聞縣令而下賓待之郡守而下士待之又晉之臺司及開府行部迎君者檄使交於道矣前守林公版授散職謂章服便於趣召或曰與其冠帶從步吏後孰若褐見之為貴哉君亦殊不樂御也病家持金來

即散而築室城西之隅頗耽幽寂焚香端坐委懷緇素
課子絃誦暇則引流灌園交植花竹戶外則結駟沓屨
爭來迎君惟恐溘朝露而填夜壑也君賸於耳而聰於
心問者以手畫几輒了悟雖仲車面壁周知四方曷過
焉君性溫坦而有節槩重然諾口不言利而好施予友
人程禹謨欲以女字其子未請而天君後揣知其意悵
然曰余負程君哉越三年復生子而程復誕女卒踐舊
約程貧且死臨其尸而聘之又客有貧欲火其親者君

力阻之涕泣曉諭百計營貸乃獲地葬焉其信義多此
類此豈獨伎足稱述抗行懿烈所謂賢而隱於醫者非
耶今年五十矣而色若女子以恬澹養生殆黜聰而神
完支離而德劬者也嘗著醫案二卷具載所診病者狀
所立何方所處何藥死生驗者若而人及邑里姓氏言
悉本於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與順逆之所由寒熱之所
宜守數精明世莫能窮也又素問臆說一卷雜言一卷
藏於私篋云司勳氏曰生民之所大患莫急於病世之

拙工不習文理徒執古方妄意於厲鍼砭石湯熨醴灑
以冀其生一或不揀輒諉諸司命天札可勝計哉本朝
醫院之設崇以華秩優以清班然授非簡良失罔蒙罰
甚則藥物且未諳覩矧息至之微癥結之秘乎使王君
膺蒲壁之徵叅闥庭之侍奏功何如哉而巖穴之士抱
才湮沒名不出戶者王君幸為遇矣

錢居士傳

吳自泰伯讓王季子辭爵厥後角里興歌於皋秀披裘

高盼於遺金世多隱君子云我明王賓氏而下志不絕
書乃今見錢居士矣居士名穀字叔寶武肅王苗裔也
世為越之臨安人後有壻夷亭張氏者遂為吳之長洲
人父早卒事母有孝行家無儋石儲因號磬室以自況
夫原憲環居非病馬卿壁立晏如奚戚焉性木彊敦厚
謝却紛華恥蒙滋垢嗜學耽藝晝夜誦覽不輟將修秘
書永嘉之業以繩其祖尤攻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
圖花卉則管下生枝寫羽毛則屏間飛去至題詠亦間

婉可玩由是馳譽丹青卿士大夫得其寸楮尺幅愈於
百鎰千緡高車結駟日枉其門居士每長揖不為屈又
不樂曳裾懷刺以通曰吾食吾力足矣何假縣令給肝
王公貨粟也其槩如此而母氏亦有介山偕隱之風焉
所交遊非文苑佳士則俠客酒人隆慶改元甲子一週
季冬除夕初度之辰交遊悉載酒肴賦詩為壽而請余
作傳以傳先是學院檄下郡邑各舉博學茂文者續修
世宗皇帝實錄居士亦在聘中以多識前言往行可當

世叔云司勳氏曰昔人謂求士當於其所不取及其所
不為諒哉若錢居士者砥節勵行以立名聲於天下豈
矯俗抗世者哉亦率履適性而已彼求富貴利達者炫
赫於生前湮沒於身後不可勝紀較居士孰輕重耶使
其脂韋磬折少自貶損於富貴利達何有而獨安於貧
賤以肆其志益皜然自拔於塵滓矣尚何待青雲之附
哉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二

明 皇甫汈 撰

誌銘

明湖廣按察司僉事丹山翁大夫墓誌銘

丹山翁大夫之寢瘵也召其子謂曰即不諱能志我俾
不湮滅者其皇甫郡公乎亡何竟卒孤遽具狀來乞銘
從治命也余兄司直君與大夫蓋同榜雅知素履嘗竊

聞之云按狀公諱學淵字道原別號丹山世為柘州遂昌人九世祖行秀者丁元末造隱居岱原中五世祖文一避寇復家城南胡巷岱原地寢為里豪所并祖守寧尚德不仕父奎即奉政公早篤學以日者言棄去獨抱詩書付公曰成吾志者子也母潘氏卒繼黃氏有聞德生子三人長道淵次德淵公其季也德淵早卒公少穎脫處伯仲間擅聲白眉弱冠補弟子員正德某歲承奉政公諱倚廬窮經益臻遂討事父兄以孝友聞己卯黃

氏亦卒居喪惇禮合葬於岱原悽然有單露之感歎曰
昔人營冢令傍可置萬家者何心也嘉靖辛卯舉於鄉
壬辰登進士授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畿內鉅猾怙勢
干紀悉繩以法細民誣染一切從貸大司寇白川周公
嘗曰每獄成見署尾有翁某名輒不復覽而廷尉參覆
亦莫有異旨者同舍郎有疑獄多質公為平反由是以
明允稱癸巳恭遇皇上建儲勅贈父如其官而潘氏黃
氏俱為安人云尋以考績取道展墓稍稍復其故業後

署本部廣東司員外江西司郎中又遇皇嗣誕生覃恩得拜真贈父復如其官母氏皆為安人因建祠以棲靈妥享輪奐特美綽楔並麗過者望而咨嗟里中為之語曰生子當如翁季矣事具涇野呂公記中辛丑擢貴州布政司左參議或以地方介荒裔非大賢之路乃以盤錯自砥畧不動色至則苗夷弗靖中丞治齋范公將陳撫勦便宜取決於公示以恩信蠻獠皆回心嚮化焉時廟建方興潘中丞公以大木艱得為恐推以任公公無

少避而材果畢集秋當試士監察檄公入典院事錄成
晉御以語類託諷上怒左遷真定判隸守倒馬關關人
賴以為鎖鑰甫肆閱月移貳邵武常山之氓號泣恨奪
公之速邵武治迹尤多又恨得公晚也甲辰入覲乃就
闕下拜本臬僉事備兵建寧八閩為之斂迹戊申海寇
竊發始建巡視行部詰兵謂公言少戇坐失事抵罪以
聞詔下吏部謂弗讐也乃請改任以釋巡視意已酉遷
湖臬備兵下江防駐節蘄黃間風偃湘漢庚戌蝨苗復

叛三省震龍臺司以公昔在貴陽知地利諳夷情署覈功罪陰為折衝浹月獲凱皆其指示之力也癸丑歲當黜陟臺諫例得彈劾有以惠文銜私者中傷之命下奪公官飄然起曰余昔在貴陽聞伯氏奄忽即思反服居楚求父官情益減每移書與遘治義田掃荒逕以待余久矣悔不引決竟落謗者之口歸隱別業飲酒高會日與故舊為平生懽撫兄子踰於己生也或惜其位不滿德業不克志乃曰余以一介儒生幸際聖明射策發科

歲中超致大夫橫金衣繡垂二十年分亦足矣願以遺
紫裕後昆耳時多賢智公者余始莅梧州覽其山川層
巒疊嶂崎嶇萃律延亘標峙太史公謂佐命五嶽顧不
然哉且溪流迅洑湍澍湏聲聞百里故其人多慷慨
激直之風明興攀鱗崛起若劉文成而下章葉數君子
並以豐功偉烈彪暎史冊翁大夫者亦曠世之選也然
以煩劇之才功烈未弘立運不容於時潘生所謂拙者
之效非耶閒居數月疾作遘輩多方延治不藥而卒七

月十日也是月也應中丞亦捐館於廣南開府運數適
相值矣距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八日花甲一週娶葉
坦劉氏累封宜人男子四長邁次選俱邑庠生次遷次
遂女二淑廉適鄭工淑貴適黃九章亦俱庠生孫男子
四曰元鳳元鶴元鸞元鵬孫女三曰元姬寧姬慶姬並
未婚媾是歲十二月二十有五晝事於妙高山之新
阡考宅徵吉也銘曰高原膺膺岱之陽丁辰中圮業已
荒後有作者卜世昌肅肅憲臣奮以揚影纓耀組貢明

堂威夷澤闔又楚疆抗跡鏃羽迴且翔濬源既深流波
長妙高開阡畝永藏末路云促餘休光

明忠州儒學司訓劉公墓誌銘

劉子亮以楚材舉於鄉累試不第拜雲和令數文飾政
樹循吏之風余左遷貳栢喜得佳屬云既而持其先人
司訓公狀來乞銘以余昔在水曹忤權承譴員外置為
黃州理官黃人嘗謬頌之且雅知公也按狀公諱大倫
字某黃州黃岡人也曾祖政歷知貴州鎮遠府進階亞

中大夫祖瑛父澄並韜隱不仕母李氏系出望族嗣徽
弘閭公生而沉毅寡言笑即家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少長業儒有大志流覽羣籍博物洽聞足稱武庫雖夏
月盛暑獨坐弦誦輟扇不揮人或異之曰心靜體涼當
自得之非道家玄引釋氏禪定也其砥節若此制事必
由於禮燕私罔或惰行為弟子員時從弟子陷於法乃
以百口請於郡守胡公公為感動立貸之不復推理人
益以此重公祖之將殯也陰陽家者謂支干弗利諸子

不宜登墓公方弱冠叱拒其說褰諸父之衣泣曰安有
父棺即窆而子不臨穴者哉有忌願身當之諸父竟悟
後皆無恙及父之殯也道從河河無梁天且沍寒水復
深濬衆止之公竟徒涉染足疾每陰雨良苦悲泣曰吾
以水故悼其親非智不如癸也以歲貢起家嘉靖某年
春授四川重慶府忠州儒學司訓教鐸頗振士子樂師
歲時餽獻一無所受窮乏者捐俸周之癸巳春遷涪州
彭水縣學教諭距忠州甫三日堅不欲就遂自免歸曰

本非吾志安得戀戀久溷升斗哉上官多賢智公者反
服家園十有三載杜門掃軌以開卷自娛或勸之遊曰
動靜由性向懷五岳許耽一丘各從所適也一日忽檢
厯書謂小雪後吾當就寢時疾尚未革至期果奄逝異
哉凡殯殮之具一皆手自裁定予敬如其言遵治命也
昔矯仲彥預知死期陳太丘遺葬卒所皆平生鎮定故
委作不亂公蓋同之矣公生於成化丙申之八月二十
有五日卒於嘉靖丙午十月二十有四日享年若干歲

卜某年月日葬於某丘之先塋公娶同邑封君王公文奎之女吏部驗封郎濟之女弟也子一即亮女三長適袁尚相次適陶珽以歲貢授河南裕州別駕李適張業縣令公濟之子也孫一長統由縣學充國子例貢生曾孫二如龍如鱗俱稚劉之先係江西饒州鄱陽縣青塘村人句容公後也有從宦襄陽者因偽漢陳友諒據湖作屢避地黃岡遂卜家云司勳大夫曰余嘗誦漢詔令徵廉察孝悉多奇節士若劉公非古所謂孝廉者哉余

居黃每過漢陰望鹿門未嘗不想見尚德息機之風也
至慕達者穢跡於比隣摘藻者乏譽於鄉曲豈名教所
與哉公之大父天順時值歲凶出粟五百石全活千餘
人萬後必大于門可高善慶獲報雲和當超致崇顯亦
會逢其數矣是宜銘銘曰少惇吾行不敢以儒自病晚
効吾官不敢以祿自安免而歸吾息吾機賢哉知止獲
考其死所未究者俟厥子

明中憲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洞陽顧公墓

誌銘

洞陽顧公卒之明年季子啓東暨冢孫道洪持其外姻
秦子滂狀來乞銘余國之棄臣也雖嫻於文辭烏足以
鵠金石揚芬耀哉先是其兄惠崖公之墓屬余表之獲
詳世裔茲覽狀典而有徵因述其言聊為緣飾之按狀
公諱可久字與新別號洞陽昔越王勾踐封其庶子於
顧因以為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叅軍凱之始也明興有
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高王父也力田畜藏家

累千金時鉅猾俞寔逞暴作姦福五率其子壽山召義
旅遏之寔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詆父子並逮繫久之
寔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貲矣壽山子諱信尚
在齠齡賴友人錢氏為魯朱家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
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為誠軒公後以兄榮僖公貴贈
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
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泉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
憲父嘗與芹軒伯氏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曰吾家

本江東人望纓綈蟬聯安可不思光昭先德而守田舍
翁哉由是諸子克遵義方伯子可學即榮僖公仲氏子
可立是為參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
富貴要各有時大人第少安母躁焉知後羽一舉不凌
前翼冲霄耶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時毅皇帝將南
狩偕同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紫輩
上書請留畧曰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誠而甘
馳駿之遊縱不自惜如宗廟太后何上怒詔獄廷杖之

左遷國子學正尋以父憂去位值今上入繼大統首錄
諫臣擢居瑣闥而公尚在苦塊未承恩命亦數矣癸未
免喪起家銓曹將擬前授而錫尹暢子素不悅公亦應
召在京陰譖沮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追崇獻皇議起
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上疏與張桂二公殊
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奪官乃有徽藩冊封之
役昔在行人有榮善王弔祭之役兩奉展親而君命不
辱兩遭笞黥而臣節不渝君子以為難丙戌出知閩之

泉州以母老乞養疏上不報歎曰古人迴馭獨何心哉
強承郡檄而泉俗素好詈訟且怙勢相傾至則作六條
以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也務在得情
而發摘不以為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恤災也賑貸有方
而矯制不以為嫌故民多全活者至於興崇學校獎拔
士類尤多意焉庠生王以寧兄弟就僧舍讀書蒼頭與
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公一訊出之止坐毆者
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感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

十有八人上應列宿皆公造也若余同年莊用賓蔡克廉並以高第顯名僉曰泉守知人哉三載考績上方留意元元求所謂良二千石者入為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泉州者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耄矣恐使不沾寵命而徒為身計乎乃就考得上最母封太恭人帔震簪翟亦榮矣亡何母卒歎曰向使從客言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贛州當閩廣荆楚孔道商賈往來例權其稅以充督府軍需墨吏并農販

征之公至白罷之贛民稱便甫三月擢為廣東按察副
使民泣曰天不佑贛遇公之晚奈何不能借公如寇恂
也瀕行主藏吏邀公視其醢羹將以德公乃斥之曰昔
屬令有餽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耶三年無染
於泉三月欲污於贛棄其前操戾之甚矣贛民至今以
為美談公自念兩守劇郡年資特久僅膺常調復領遐
陬兼之備兵瓊海颶風瘴霧意不欲行少宰霍文敏公
廣人也移書趣之不得已褰帷露冕往莅其境飭法振

紀宣布威德黎民惴惴罔敢犯者間乃按行諸郡咨詢
黎倭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阻而為之備禦繪為圖說
松林石坂不假躬登絕島中盤宛在心目雖充國之畫
金城文淵之籌函谷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尙黎出劫為
盜按圖循跡遂窮治之僭厓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歛
附境內帖然前此未有也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
事奚所不可竟以讒免惜哉萋斐成貝錦之嗟意欲起
懷珠之謗皎行易汚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泉有丘侍

御者縱其家奴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法雙江聶公
持節按閩猶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王者三尺法有不
信於天下者哉觀其齋空囊而度大庾之嶺題數語而
謁曲江之祠此與投犀沉水取石進舟者奚異其免官
還家也杜門却掃絕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讌
會亦不多預時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
而已性好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梁翰作鍾王書盡得其
髓文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褐即與薛考功惠

鄭戶曹善夫談初耽李杜乃撰體畧晚醉右丞爰輯詩
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當矣所著
有在署讀禮溫陵虔州珠崖在澗諸集并賦贊誌銘序
記若干卷藏于家瓊管所纂山海圖說迄今用之輒效
傳為軍中指南云丁巳偶感風痺尋差謂長子起孝曰
汝才宜繩吾武累試不第亦命矣曷就選令吾見汝衣
冠也至京授鴻臚署丞暴卒京邸公得訃悼曰使吾子
不克殮形牖下吾過矣吾過矣因慟疾發不捄而卒情

具哭子詩中邑人聞而悲之歲癸亥正月某日堪輿叢
辰家並曰吉圖舉公柩葬於小嶺灣之新阡啓楊王二
恭人兆合焉禮也公生成化乙巳十月廿日享年七十
有七配陽山楊氏贈恭人繼武進王氏封恭人子男三
人長即起孝鴻臚署丞次啓子國子生次啓東縣學生
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八人云系曰今士之仕也孰不欲
優游以取卿相哉然有至不至者命也與其脂韋睢寵
於世孰若玉碎而垂身後名哉如洞陽公能蒙垢遺榮

殆無憾矣是宜銘矯矯憲臣際風振翼抗疏繩違越俎
秉直分陝樹聲為邦流澤口可鑠金心匪轉石我有忠
信孚于蠻貊亦有子孫遺之清白惜哉棄捐胡然奄忽
經始嶺灣卜云既吉爰啓新阡迺安幽宅考德懷勲請
視鴻刻

明朝列大夫山東都運同知山泉王公墓誌銘

長洲分教王君振鐸之暇謁余載拜涕泣而請曰常聞
孝子之於其親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為終身之憾使葬

不能銘懿美湮沒無聞於後其憾殆有甚焉臯也幸而
叨一命之寄為多士先且遊吳文苑之邦接公大方之
家不靳一言以為先人先是孤之罪也是孤之罪也余
矜其辭發其狀覽誦之歎曰朝列公之行宜銘已君僚
友毆陽司教所述也典麗足徵又曷辭焉據狀公諱景
明字時新號山泉保定清苑人也高祖諱明善曾祖諱
子成祖諱源並隱不仕父諱郁贈奉政大夫府同知如
子官母劉氏贈宜人云公生英敏夙悟知非凡兒奉政

公令就外傳少長從定興李先生遊遂精易學補邑庠
弟子員時督學侍御為儀封浚川王公按試拔公居首
屬以遠器正德癸酉果登順天鄉舉四上春官不第時
嘉靖癸未歎曰今聖天子龍飛于上士咸思攀鱗以赴
功名之會丈夫苟膺一命之寄皆足以行道濟時奚必
一第哉乃拜鞏昌府推官地接羌戎民多質悍可以理
剖而難以法繩公至持以矜恕多所平反時總兵李隆
甘肅奸首也坐法當刑諸司懼有外變欲闕禁中勒令

自裁公力陳曰李所犯非暴諸市曹何以昭國法示與
衆哉由是隴西之民罔不懽公德威者矣丙戌還本省
太僕寺丞奉勅提調三邊茶馬頻歲交易蕃部往往匿
其名馬數不盈額公厚加餽賚誘其來厰適中秋入賀
聖誕閱所獻多神駒逸驃聖心嘉悅恩寵特優矣庚寅
遷開封府同知專司河道先是通塞弗常漕舟愆期糧
餉告乏公方憂之乃稽程限覈募價不得偽增侵削而
宣歙之役興焉然勢或不便於臺司公身任其事而業

已構其讒矣會考察之期太宰誠齋汪公惑於臺司語將不利於公浚川公掌院事力爭之曰倅郡如王某者剛直自遂不阿取容使以此蒙黜則選與弗勝任者進矣竟獲免乃調貳鞏昌士民喜其復來扶老攜幼郊迎道左曰何幸西土再覩末光丁酉鄉比奉憲檄執事鎖闥所薦多名士己亥駕幸承天簡命亞相石門翟公秉鉞西巡至鞏見公與語陳說邊事較若指掌載之隨行迨還朝上疏獨薦之尋遷山東都運少使齊魯凋瘵盜

緣為奸公視醯浹月一振而更新之始無廢墜夫刑罰
馬政水利鹽法皆國家大經也凡所歷試克稱厥職以
公之才何施而不裕而位僅止此衆共惜之然向非王
中丞知人抑豈能超致金紫公知止足竟投劾去臺司
苦援不可得此又豈徇祿縻爵之世所多見乎自癸卯
閒居灌園開選日與二三同好詩酒為娛課誨子孫俾
知務學足跡不入城府兄弟五人公為其仲性敦孝友
伯氏早逝恩撫遺孤宦索罕積而仗義樂施亦風之個

儻然也履旋喪神奄忽委化悲哉初娶李氏同邑濱州
博士守宗女也隨至鞏昌公治獄明允諷道實多嘉靖
甲申九月九日先公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一卒之日郡
人懷慈母之嗟若喪妣之痛焉後以公貴贈宜人繼娶
張氏山東平原縣會寧教諭環之女封宜人距生成化
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歿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享
年七十有四子五長希臯即分教君次道立道興道顯
道成女五孫男七公之子孫亦既多云先是疾革欲遷

塋所塋在郡城南六十里王磐塋遠祖元翰林學士故
基也今避其諱因名王村云塋先在塋西北至國初明
善公稍遷于南後以地隘冢繁各自經始公則卜吉於
塋之東南二里許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希臯
輩奉公柩合李宜人葬焉倬彼王裔肇自太原世躋華
顯貢禹彈冠之日呂虔贈刀之時前史蓋紀之矣明興
中丞公德明者持憲撫三晉茂著勲猷公從兄也自是
科第駿發簪紱蟬聯鬱為望族莫之與京傳文毅公所

譔傳記載在家乘公為理官所全活民命無慮千餘嘗
高門容駟曰後世子孫當有顯者不愧東海于公矣銘
曰誓淮王宗既選且洪迨茲朝列乘時奮庸漢尚陰德
紹厥餘風隴西之民大造是蒙河流底定別駕之功權
茶市馬天閑已充督醴經國自西徂東爾才則裕胡施
未隆金馬故阡新輦而封溫溫宜人宅並考終慶流後嗣
奚必爾躬我銘貞石垂示無窮

明誥封奉政大夫戶部廣西清吏司郎中青山王

公墓誌銘

王子維楨童時以奇聞年未及冠登進士第與余兄司直君為同榜友余從闕下獲締交焉並嫻文藝為海內所推迄今三十餘載矣丙辰之歲王子自南安辭守而余亦由滇中解憲各歸山中為灌園吏者幾十載雖音驛相聞而光塵難即每懷良覲寤歎未嘗不在陵陽間也乙丑春正既望王子衰經不遠千里蒙犯風雪匍匐造余稽顙再拜泣而語故始知青山公已背養日月有

期手自勒狀請銘于余余閱其柴毀相對而泣少焉把
臂相慰勞嗟乎先人有懿美而不能闡揚是有負於知
已之託使辭溢而近諛事非而匪覈亦豈深相知者哉
按氏族所載王姓最大其散處太原瑯琊間者最稱繁
衍若漢諫議大夫而下晉太保司徒之屬最多顯者青
山公諱汝猷字宗臯周靈王六十四世孫先自江左徙
新安實茂弘之苗裔傳至唐尚書大獻公壁厥後寢衰
宋紹興間再徙宣城之涇川遂為涇縣人曾祖考子榮

封戶部員外郎祖考達字德孚由成化丙戌進士官拜
武昌守孝廟時考郡吏以天下第一稱有子六人次銘
字鎮之侗有大志娶邑中左知州輔女實生公公生
而隱厚不為凡兒嬉戲武昌公甚器之乃延良師教以
詩書夜誦不輟燃膏達旦就几上假寐巾燼不自覺也
其篤如此左公精於易學嘗著周易輔說行於世公從
而問難恍然有悟端坐一室研味道腴師曰性靜可與
為學非子其誰正德乙亥御史張君鰲山來督學覽其

文選充縣學弟子員值家門構釁族人多亡匿公挺身
赴理抗言庭折無卑庇纖趨上官為之改容向非平昔
志節能服人鮮不株染蔓逮者既而痛父以急原抱憤
溘故苦塊思報執喪三年不事酒肉停柩在堂一夕火
起伏棺號泣天為反風得無恙尋殯宣陽都青山之原
每穿土虎豹悲鳴廬墓踰年芝產冢上公心以為異竟
秘而不言因號青山公示無忘其親云時趙宜人亦能
食糲衣浣相夫於義有鹿門之風焉御史盧煥劉隅相

繼督學移郡邑俾勸駕入試數奇輒不耦余肩緒時為
南京戶部主事監兌浦口先與左公有姻婭戚公因為
道誼交攜二子從之遊尋轉吏部考功郎中北上乃攜
二子師事湛公公方倡道東南由大司成遷南少宰公
居新泉精舍探討益邃四方學者如武陵蔣信廣東周
衝永豐呂懷婺源洪源滁州孟津述業響臻相與友善
關中呂柟安福鄒守益亦稱公為江南篤行君子矣二
子雖稚年旁侍竊聽若了悟焉者客皆異之己丑督學

章袞按郡公攜子歸涇辛卯與長子入試廷幹中禮經
第一即維楨也越歲壬辰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奉
例歸娶踰年奉詔江南開讀又踰年奉敕德府每祇役
寧省迪以令猷期樹鴻績敬諾以行甲午督學聞人君
銓獎其孝慈復趣應試亦竟不第而仲子廷傑嗣為縣
學生如京師恭遇太廟覃恩應授封典公曰余豈不能
叨一命之寄以展濟物之志徒以子貴冒榮非夙心也
同榜德清蔡汝楠勸之始克拜命兩奉制詞若異質舊

於儒林鍾祥及於哲嗣多美辭云公恨生不遭時以顯
父母而身為大夫慘然不豫受封三十年非歲時慶享
不以衣冠自炫棲趾青山構草堂數楹絃歌其中非公
事不入城府飄飄然有塵外之想妙契顏齋洞啓眇籥
嗇精頤神雖躋耆年色猶少壯益恬澹足以養生之驗
也子既入官為良二千石未嘗視家訾稍高于門罕置
疏產此其槩矣撫弟汝璉敦友于之愛而存故尤篤且
撝謙不欲上人以故里中號為長者歲鄉飲邑令恒以

大賓迎致之宣守羅公汝芳聞道宣化四方環聽者履
滿千悉為館穀無虛日亦雅重公數相問貽公素無疾
甲子八月展墓青山凡少時經行之地遍為探訪歛歔
眷戀久之至北亭莊左手偶感風委頃而返二十四日
忽泄下越四宿呼沐浴更衣者三翼日果卒距生弘治
庚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二子哭之慟知公
者興斯文喪祝之歎焉配趙宜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
廷榦官至南安守娶左氏先封孺人加封宜人次廷傑

國子生娶朱鶚女季廷盛聘趙女女三人孫男六人文
炯邑廩生次文煜增廣生文美附學生文燿文耿文灼
曾孫男一卒之年廷榦卜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公柩權
厝于青山祖塋之次俟吉乃葬圖新兆域云夫青山公
之學專務體認不尚緣飾故其為文亦若厭時格卒不
獲一第非才之罪也然有醞藉能藻鑒至論風俗得失
生民利病較若指掌用其言足以圖治使脫射策而就
旌招其功烈益弘遠矣夫仲子懿範乃誕元方叔師博

綜特秀文考以廷幹為之子公其不死哉是宜銘銘曰
於休先生砥節礪行誦說義文高談孔孟為世解紛仗
忠與信不有長者俗焉表正苦寢惟堂快讐未果至誠
格穹反風滅火鬱鬱青山幽靈茲安既產祥芝亦馴闕
虎往謀所載孝感斯徵今人與居先民是程淮水之滋
實流於涇俾昌而熾通世其興匪位而貴匪爵而尊仁
義允蹈師友淵源芳塵永謝潛德猶存所未究者爰俟
後昆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二